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五回 八角亭賦詩悲往事 金山寺投江識所歸

赤日炎炎夏晝長，輕羅小扇深殿涼。 漱罷冷泉吟新句，墨雲急雨透紗窗。

且說眾人匆忙扶起娜氏。顧氏也聽到了消息，以為香菲暫且躲避在附近村莊也未可知，忙派人去找。忽然翠玉象淚人似的哭著進來道：「不必找了，姑娘投井了！」娜氏驚問：「跳的哪口井？」翠玉說：「西院井。」娜氏喊：「完了！完了！」忙起身往西院跑去。後邊跟著顧氏，紫樹等也隨著而來。翠玉指著拾到靴子的地方說：「在這兒找到的。」

娜氏從井台上往下一看，原來這口井特別寬闊，從井底用大塊條石砌成八角形上來的。因為年長歲久，石縫里長出的灌木鬱鬱蔥蔥，畫眉扔的靴子正好掛在灌木枝上了。娜氏瞅著那只靴子，想來跳了這口井不可能僥倖活著，就像萬刀剮心，大聲哭道：「你把我這無依無靠的扔下走了，我這老糊塗的留著這條命幹什麼！可憐我的心肝肉！我逼死了你，你稍等等我，我跟著你去呀！」哭著撩起衣襟，朝井沿兒跳過去，眾婆子急忙抱住。

紫樹勸道：「奶奶先別哭，我看盧梅並沒有死，人跳井為什麼還脫了靴子？這是畫眉布下的迷魂陣，妹妹年歲小，上了壞人的圈套了。我看她沒有走遠之前，不如派人去找。」

娜氏奶奶聽到畫眉的名字，又想起這姑娘為人忠誠，為了擴著盧姑娘受委屈挨打兩次的事兒，更是傷心，捶胸頓足，大聲慟哭：「我的姑娘呀！你為什麼不想我這老弱病殘？為什麼不想我這孤苦老人？今後誰來埋葬我這把老骨頭？今後我還依靠誰？」哭來哭去，如醉如夢。眾婆子丫頭想起平日盧姑娘的好處無不落淚。四處尋覓的人陸續回來，都說無影無蹤。

後來金公回家，親自來到西院勘察痕跡，在牆豁口找列香菲的一隻耳環，又看到豁口外面的青草有踩扁了的，濕土上有兩匹馬蹄的印跡，踩著腳說：「誰知道我們這樣的人家竟出了這種醜事！」從此死了心，再也不尋找香菲了。

一日，紫樹聽說娜氏病重，前來探望，聽了幾句不順耳的話，回來之後，想起這件事兒都是從自己淘氣開玩笑引起的，愈想愈感到不安。加上最近父親又收了山陽宋家的彩禮，心裡難受不已，來到西院八角井上痛哭。又想自己這一輩姐妹手足，當下盧梅離家不知死活，今後自己的遭遇也不知怎樣。儘管我自己的機遇比她強，為什麼在一家子裡不稱心的事兒都輪到女的！盧妹妹事到頭來，乾脆死了算了，為什麼要私奔，留下惡名？想來想去，口占一詩，教瑞紅拿過筆硯來。八角井上原先有座破亭子，三面敞開，北邊有牆，就在那石灰牆上題道：

殘燈短香前生燼，紅顏命苦竟如君。

私奔醜名誰能辨，何如投井葬香魂。

題畢坐在殘垣斷壁上吟哦流淚。

那時想娶香菲的朱英堅持不退婚，金公巧使移花接木之計，讓翠玉冒充香菲出嫁過門，此時正在婚宴，此院無人極為寂靜。瑞紅過那邊兒倒茶，憑霄告假去看熱鬧，紫樹跟前沒有一個人。天色漸晚，太陽落山，到了黃昏時候，紫樹方才起身，忽而從暗林深處聽見有人低聲嗚嗚哭泣，紫樹大驚，忙走下亭子台階，急步走去，那東西「嗖」的一聲從後面追了過來。紫樹嚇得魂不附體，也不顧靴底厚，苔滑路窄，拼命地跑。從旁邊又來了一個高個子穿白衣裳的無頭人，振臂欲飛似的往南跑了過去。紫樹一連碰上兩次驚愕，嚇得渾身冒出冷汗。剛跑到小角門，瑞紅、憑霄二人嘻嘻哈哈地出來，正好到紫樹的後面喊一聲「去！」

原來跟著紫樹後面的是一條大狗。紫樹才壓住氣喘站住腳道：「剛剛還有一個大白東西往南走過去了，你們倆去看一看！」兩人毛骨悚然，無奈過去一看，在老松樹下遠遠張望，見有一個五六尺高的穿白衣的東西正在那兒站著。二人大驚，同聲呼喊著跑回來。這時正好有一個鎖門的婆子提著燈籠前來，聽見她們的喊聲，笑道：「真有鬼了？」她拿了一根木棒，領著她們近前一看，原來是香菲平常喂養的只大白鶴。香菲去了以後，失掉了主人。前些日子翠玉惦記小姐還喂它，誰知這兩天被抓了起來，要替盧姑娘出嫁，她哭著藏都沒處藏，那還有工夫喂它！那只白鶴餓急了到院子裡找食吃，誤將紫樹當成了主人香菲，而紫樹誤把它當成鬼了。哎！鳥也可憐！昨夜棲巢白羽鶴，何處能覓飼鶴人。

紫樹一連幾次的憤懣和虛驚，自覺週身無力，不思飲食，以至臥病不起。顧氏奶奶朝夕煎藥誦經，百般調理不提。那邊娜氏也臥病不起，幾次尋死覓活，放聲大哭。西院自從香菲投井以後，院子裡的人說聽見魂哭鬼號，草木皆妖，上下也病禍不斷。家僕幾個人都死於疫癘。金公煩惱不已，決心南下回浙江原籍，安頓家務。初秋，全家從寧津縣吳橋鎮乘幾隻大船順流南下了。

這時金風驅暑，玉露迎涼，兩岸疏柳婆娑，秋蟬鳴噪煩人。幸喜啟碇以來眼耳清新，胸懷寬闊，也許還是離開凶宅的緣故，娜氏、紫樹的病逐漸痊癒了。

金公心裡鬆寬起來，自己帶著家眷占前面大船，顧氏和婆子丫頭們在中船。娜氏、紫樹和丫頭們坐在後船，家僕男女老少又坐兩隻小船，繞過夏津進了大運河。

水路平安，不覺走了十幾天，一日遇著順風，諸船正在揚帆飛駛，一隻小船迎面射了過來。一個人站在船頭高聲喊道：「來者莫非輔國公金老爺？」這個船上的水手們答應「是！」那船橫在船前，那人跳到這條船上。

原來遇上順風，船走得很快，這時已經到了山陽附近。金公派浙江修繕房屋打前站的船，上月到了靖江城。宋知縣得了信兒，算了日期，估摸金公要到來，派兒子宋濤拜見岳父母，先來的是報信船。按理說宋知縣知道兒子的長相，應當讓他迴避，怎麼反而派他來，不是太愚蠢了嗎？不是。那宋知縣也是科舉出身，本著「醜女婿免不了見岳父母」的道理叫兒子來見面的。

那個人稟明來意，金公道：「你回去告訴：姑爺暫不要來，晚上在停船碼頭見面吧！我們不是也要去嘛。」那人「啞」地答應聲，跳上船走了。原來紫樹的船在最後，這些事兒她並不知道。晚上快到停泊水埠，紫樹推開窗簾，書桌上放了瓶桂花，眺望天光水色，鼻聞馥鬱襲人的花香，心裡怡然自得。那時紅日將下山頭，幾朵彩霞飄浮在天邊，半邊大的紅影投在江面，景色真是宜人。紫樹臥病剛起，想賦詩一首記這個賞心樂事，叫瑞紅用小筒汲水，忽見旁側停泊了一隻船。

憑霄從紫樹背後驚笑道：「姑娘請看那個怪物！」紫樹抬頭一看，一隻大船頭上一個人穿官服戴禮冠跪在那裡。形狀非木非石，說他是鬼，比鬼還丑，說他是魅，比魅還醜。紫樹看了雖然沒笑，在憑霄、瑞紅二人的挑逗下也忍不住掩嘴笑了，點頭歎道：「唉！天上本是聖潔的地方，為什麼要叫這樣一個鬼魅投胎人世引人發笑呢！」

瑞紅道：「這裡又出來了盧姑娘姑爺的配對兒了，把他倆合在一處真可說舉世無雙。」憑霄高聲大笑道：「這一個莫非是那一個兒子！」三人同談論那個丑鬼的嘴臉，縱聲笑了一陣子。

那時娜氏去到中船不在這兒。金公坐在頭船，看了女婿的面容不禁大為驚訝，後悔收了彩禮，默默地一言不發，船就過去了。宋濤一直跪著，眼睜睜地看著三艘大船從旁側駛過。

金公氣急敗壞，他想：如果見面說話，還不知會露出什麼難以容忍的醜惡本色，便派人去說：「傳老爺的話，按理要請姑爺見面，但大船裡有老太夫人的靈柩，不便舉行喜慶。姑爺尊容已經見了，暫且回去，到家後代向老親家請安。」可憐宋衙內，敬跪良久，還沒有得見上一面。家人扶他，駝背又抽了筋，努勁掙扎著進了船艙。隨從家人抬了三桌席送到這邊船上，金公無奈照原樣還席，行賞隨從。

到了晚飯時間，娜氏回到自己船艙，紫樹等三人正在笑。婆子抬進酒席，憑霄問道：「旁邊停的是什麼船？上邊跪的那個醜八怪是什麼人？」眾人當中有一個快嘴的笑道：「你們別笑了！那怪物正是你們天作之合的姑老爺。」紫樹正舉起筷子夾菜，聽了這話，連心帶肺一齊湧上來，假裝不知道也不行了，兩手發抖，面色如土，差點將碗筷扔了下去。

正是：

活人嗜膽汁，甘苦只自知。

譏笑他人者，自有被譏時。

從此紫樹不進飲食，無人時就低聲哭泣。

瑞紅、憑霄也無精打采，先前那些笑聲又變成哭聲了。

紫樹料定活著不能逃脫這場滅頂巨災，並且幾年前的良緣已成畫餅，抱怨自己當時錯把璞玉的深情厚誼當做少恩薄情。回想往事，柔腸百轉，又無可挽回。父母既然將自己交給了閻王，空留此身又有何用？不如死了之。一則可以擺脫進那活地獄。二則也可以報答知己的深情。但又想棄父母而去亦似不孝，躊躇半晌。又想到古諺云：「猶豫義難成，果斷名易留」。父母狠心把我活著交給閻羅，那我死了去地獄又有什麼牽掛！雖說如此，母親慈愛，昊天罔極。我留下自己畫像，好在她懷念我時拿出來看看，可能得到一些安慰，拿定主意，就準備顏料。先前譏笑他人的彩筆將給自己描繪美容了。

卻說宋衙內自覺無味，翌日五更時分早起回靖江城。金公船隻也起錨南下。

話說琴小姐想畫個自畫像，從抽屜裡取出各色顏料碟子放在船艙窗前桌上，又找出幾張二尺長的雪浪宣展在桌上，拿玉尺壓住邊兒，打開水晶寶鏡照著正面，坐在沉香椅上。瑞紅點上清水，研磨赭石白粉。紫樹手持彩筆，先往鏡內端詳自己，水晶鏡裡格外標緻，雲鬢金釵增添美妙，彎眉鳳眼更加俊俏，玉琢長鼻宛如懸膽，櫻桃嫩唇紅似珊瑚，斜倚削肩披霞帔，粉袖稍蓋白磁手。

紫樹看了如此神色，心碎膽裂，自思：古人云紅顏薄命，確乎不錯。自己這般柔嫩姿色怎能不經風浪！雖然留下畫像安慰父母的憂愁，但只恐憂愁比現在更增加罷了。執筆描繪，很快畫出粉面朱顏，兩旁繪出一對春山，輕筆淡墨點出了一雙秋水明目，抹完朱唇鬢髮後，叫憑霄抬起看看。有幾分相像。瑞紅道：「畫得儘管好，總不如姑娘本人。描繪絕代佳人的面貌也真難了！」

紫樹問：「那個地方不像？」瑞紅道：「兩頰紅粉過濃，眉尖不高。」紫樹往鏡裡再比較端詳果然那樣，就將畫了半截的像揉成一團扔到水裡去了。瑞紅叫苦道：「不合適，姑娘再畫就是了，為什麼扔了呢？」紫樹道：「再畫就是了。那有什麼呢！慢說是一張紙，就是我這個人也不在話下呢！」說完，目不旁視，心無雜念，鄭重其事地再畫了一張，果然栩栩如生。

照鏡一筆一揮淚，幾度歎息復悵然。

畫完後，用兩根針把畫釘在鏡旁的橫樑上，又與自身比較衡量，確與自己毫無差別。回身又問瑞紅、憑霄，二人同聲說：「這個畫像現在真象姑娘了。」紫樹道：「畫得太美了吧！我真的這樣？」憑霄笑道：「紙上姑娘的神情怎能比得上真姑娘！」紫樹把畫像摘下來鋪在桌子上，越看心裡越傷心，想留幾個字表示意思，想了一會兒，得韻一首，蘸筆寫在像旁，題名《贊花》：

妝罷對畫立婷婷，白玉無瑕誰認清。

倩影正臨秋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寫完不禁鼻裡發酸，兩眼淚水如同兩水流淌，畫像上已經沾上斑斑淚痕。瑞紅忙將畫收起，幸虧只滴在下半截的紙上，沒有漶漫了臉上的粉黛。紫樹靠在椅子上，往後一仰，嘩嘩的眼淚如湧泉。唉！賢慧良緣今已絕，似此柔情有誰知。船到瓜洲，金公傳令，諸船拋錨。

原來金公老家離這裡不遠，老太爺的靈柩就停放在江西岸的揚州平山堂，想與太夫人的靈柩合葬，先遣家人明日在金山寺為老太太之靈請三十六名僧人誦經做佛事。晚上在江邊放盂蘭盆河燈。

翌日，因太夫人的靈柩還放在船上，金公不能離開，叫顧氏等到金山寺禱告燒香。管家們將老爺的大船同小船留在這兒，其餘四隻船皆鳴鑼移至西南方。那時微雨綿綿，秋風習習，金山寺掩隱在煙霧蒼茫的金山頂上。顧氏的船在中，娜氏、紫樹的船在西，家人的船在東，並駛在江中，將要到達時忽然狂風大作，波濤洶湧。

娜氏、紫樹二人坐在窗邊一看，江水滔滔，江中往返的船隻時近時遠，那巍峨的金山忽上忽下，忽沉忽浮。水手們忙把船連鎖起來，拋錨穩定。娜氏兩掌合十道：「我們一直都在大宅深院裡住著，哪裡見過這般風浪！」

紫樹料想不久到了浙江，就尋找自盡的時機，道：「如若看破紅塵，眼前的許些危難何足掛齒，投身狂瀾大波，也就與登了蓮花淨上一樣！」娜氏傷心道：「真是這樣，但你的盧妹妹卻不知在哪個世界了。我和你去中船告訴二太太，在金山寺給老太太做佛事，也給她念唸經，回來後讓你寫一首長詩，描寫大江景色怎樣？」紫樹道：「我知道太太有了待興，寫了一首訣別長詩，回來給您看。」娜氏以為她必是寫與盧梅的訣別詩，不禁熱淚盈眶。二人同來中船，娜氏對顧氏把想給香菲做佛事祈福的事說了。顧氏那時正為家事心裡惱火，聽了這幾句話，想起這兩天紫樹茶飯不進，繃著臉，常常偷著哭，正思謀好好訓斥幾句，趁這機會發揮道：「女孩子應在從小不懂事的時候，早早許配人家，就算了事。等稍大一點兒懂了事兒，就挑呀選呀，噁嘴甩手，越發不懂規矩，拿死活嚇人，一點也不顧父母的臉面。古話說：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』。說的是知書識字，曉古通今，可是就不知道眼前的什麼叫『三從』，什麼叫『四德』！只有太太才給那個不成器的丫頭唸經祈福，要是我的丫頭那樣，不用說唸經，連紙都不燒！」

聽了這些話，娜氏老是直銜著眼睛看紫樹，紫樹反而毫不理會，仍舊說笑，坐了一會子出去。娜氏看她出去也起身說：「等一等，我也走。」剛出艙門，紫樹早已上了跳板，飛也似的走過去。船上的一個婆子喊道：「姑娘慢點兒，跳板不寬。」紫樹嘴裡使勁說了聲：「這有什麼！」忽聽得「撲騰」一聲，全船人同聲喊叫：「不好了！」

正是：

玉骨與秋水同白，芳顏隨寒風永去。

那時幾個船上的男女老少和水手都嚇得丟了魂兒，大喊：「快撈人呀！」娜氏兩手攤開，張開大嘴只喊：「看！怎麼樣？」顧夫人慌忙出艙，渾身顫抖，叫道：「快救人！不惜重賞！」管家們防止姑娘進入大船底下，忙將三隻船挪動開。從瑞紅、憑霄到諸婆子同聲放開喉嚨大哭。顧夫人嚇得眼睛泛白，一滴淚也流不出，只是大聲叫嚷，叫多少個水手跳下江去尋找。

欲知琴默小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